

## 直笔潘真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近日读潘真的人物传记《李载平传：中国DNA研究的拓荒者》和《汲古斋传奇》，怎么越读越觉得不安。

李载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，也是中国基因工程领域的开拓者之一；杨育新则是沪上一位画廊业主，所谓“北有荣宝斋，南有汲古斋”，实乃上海汲古斋的创始人，两位传主如此有传奇，按理应该越读越入神才是，何以“越读越不安”呢。

只因当年我也写过不少人物专访。写劳模，写名医，写英模，写画家、书法家，写创业写“老板”——惭愧，对他们总是“溢美之词”多多，秉笔直书的少少，“多说好话”的风气所及，似乎不把传主“拔高”一点，发稿编辑也看不过去：“写得介平淡、介老实——谁看？！”

可以说当下写人物动辄拔高的风气之形成也有我一份。三十年多过去了，“悔其少作”之余，看到潘真“不谀、不伪、不矫情”的文字，自然既欣慰又不安。

她写李载平，不为尊者讳。李院士忌讳的“特殊时代”的旧事、尴尬事，甚至被打压的伤心事，采访时她都要一问到底。于是中山医院的病床边，常常上演着一老一少的“太极推手”，老的嗫嚅着，这个不必写，那个也别写，很多很多“都别写”。但李载


平居然遇到了这么个“自说自话的记者”，她坚持要写，坚持历史不能割裂，强调一时的蹉跎对一生成就的影响，强调个人在大时代中的遭际理应如实呈现，把真实的历史传下去，才能后之视今，犹如今之视昔。

所以讨论书稿时，李载平的病房里经常会发生争执，有时甚至互怼很久，但结果总是少的说服了老的。而老的也会微笑感慨：真有你这样写传的，女史直笔，女史直笔啊！

写《汲古斋传奇》，也是如此。按一般说法，此书是潘真“写得最辛苦的一本书”。采访是相当扎实的，以至于书成后还有恁多的材料用不完，但传主有个习惯，喜欢把被采访的过程与采写进程尽他所知地、不断地抛上微信朋友圈，此举形同“泄密”，潘真不快之余并不惯着传主，便正

面要求他停止类似的频繁刷屏。人或奇怪，写传的，不都“迁就”着，顺应着传主的吗，你也太直了吧。

潘真回答，杨育新草根逆袭的传奇我是肯定的。但没有谀美。自古良史向称不媚不伪不谀。我断不敢以“良史”自居。但至少还能不仰视。不仰视才能不过誉。不过誉才翔实可信。

合上书，忽然想，写作圈里的潘真应该多一点。

**不仰视才能  
不过誉。不过誉  
才翔实可信。**